

# 青川文史资料

一九八九 年 第 二 期 (总第 17 期)

## 目 录

青川县川剧团史略

屈 元 林

心狠手毒的李正经父子

白培业叙述  
黄素约整理

耳闻目睹贾应坤的酷刑

黄 家 政

红军过三锅石见闻

姚 进 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青川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

# 青川县川剧团史略

屈元林

解放前青川县境内先后有过三个戏班，均为地方权贵所把持。如三锅乡王绍峰的保和班；姚渡乡杜礼堂的友谊班；房石乡贾应坤的川剧班。办这些戏班的目的，是为袍哥大爷和封建势力装点门面，供其茶余饭后消遣。因而剧目贯穿着封建社会的因果报应和伦理道德。后因难于赚钱和内外各种矛盾无法克服，均于解放前垮台。

解放以后，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一九五三年建立了青川县城业余文艺组。吸收有一技之长的各地民间川剧艺人，以川剧为主，适当售票从事演出活动，所用道具开初系庙宇中的神像穿戴和土改时没收地主的残存戏装。以后又陆续向专业剧团购买了一些旧剧装，使设备不断得到充实。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建立了青川县川剧团。县财政拨款三千元洽购了一批剧装、帽靴，县属单位馈赠了礼品。县委、县人委送了一道大幕。从而更换了过去使用的上难齐顶、下不遮底、左右漏缝、影响效果的两幅小幕，使舞台面貌焕然一新。

县上加强了对新建剧团的领导。调派政工干部充实领导班子，组建了党支部，先后发展新党员三人，提拔五人担任剧团领导，四人补选为历届县人民代表，四人安排为县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成员。大大提高了川剧艺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宣传文化主管部门严格审查上演剧目。剧团经过派人出去学，请

人进来教，团内师徒学艺等方式，调动了演员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艺术水平。不仅排演了《十五贯》、《和亲记》、《萝下园》等传统大戏和《拦马》、《拷红》、《思凡》等折戏，还排演了《红岩》《水牢记》等现代戏。在绵竹、安县一带上演《水牢记》时，所到之处场场客满，许多学校还破例包场。剧团还奉命深入全县乡、村巡回演出五个月，使边远地区从未看过戏剧的部份群众看到了川剧，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当时演员们用“日行崎岖路，每夜睡新铺，巧吃千家饭，天天在换肚”的打油诗，风趣地概述了工作、生活概况。

一九六四年八月撤销青川县川剧团，组建青川县农村文化工作队，原有演员大部保留，少数另作其他安排。同时又在知识青年中招收了部份有培养前途的男女知青。既演川剧，又演歌、舞、话剧、曲艺。从此午台节目更加小型灵活、丰富多采。个别演员既打金钗戏、说相声、耍杂技、又搞乐器，还能演川剧，可以说是难得的多面手。虽被少数认识不当的人讽刺为“五爪猪”，赠其绰号曰“颤铃子”，但确实反映了其精湛的艺术才华。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大破“四旧”为起点推向全国各地。青川县农村文化工作队便成了重点。首先将积累价值数万元的川剧服装、盔头、刀、枪、剑、戟作为封、资、修典型，被集中在县百货公司门前，当众付之一炬化为灰烬；龙头二胡统统被锯掉龙头，变成了秃顶；接着剧场宫殿式的门面和建筑装饰被拆除改造为女儿墙，书上“为工农兵服务”；演员的剧本被一收而光。管剧装的徐

朗明将一件当腋窝出穿用被汗水浸湿的八卦衣（值800元）搭在自己寝室内晾汗未入箱，感到惶惶不安，怕由此被视为对抗破“四旧”运动，在左右危难之际将它迭好压在自己的床铺下，用棉絮复盖了十二个春秋，始于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八年重见天日。

一九六六年冬季以后，青川县剧团的剧场成了县城里各个群众组织批斗“走资派”和各种“分子”、召开各种大会的专用场地，每天白日黑夜都有群众组织成立的誓师大会、“声讨”某某的大会、支援某某的大会、欢迎某宣传队的文娱晚会、毛泽东主席发表某项最高指示的庆祝大会、对某“走资派”的批斗大会、对“牛鬼蛇神”示众的大会、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辩论大会……。会议往往开至深夜，经过九个月后，应付电费一千余元。剧团一天剧未演，哪有钱支付，幸经县人武部支左办公室批准，由县财政拨款才付清电费，这笔飞来横祸才未落在剧团头上。

从揪“走资派”、打“保皇狗”、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到清理阶级队伍，剧场内每遇逢场天都要将各种不同政治身份的人如：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保皇狗、坏头头、小爬虫、变色龙、三老会份子、五·一六成员、国民党残渣余孽、黑打手、黑干将、黑高参、狗头军师、翻案急先锋、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劳改释放犯、漏划份子、实权派、黑党员、黑兵、三反份子、阶级异己份子、新生反革命份子、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臭老九、黑爪牙、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狗崽子……等集合起来，背上揹着草人，头上戴

着高帽子，双手高举脚做“喷气式”飞机姿势，口含稻草或黄鳝，甚至打上花脸，胸前挂着写上身份姓名用红笔打了叉的黑牌，被荷花实弹的专政队伍押上街头示众。被揪出的人数由最初的个位数进入十位数、百位数，最后在“深挖”中以各种罪名被揪斗的人，青川主县竟突破了千位数。

青川剧团在客观形势的影响下，内部的“革命战斗队”也随之产生。运动初期“站错了队”的人，通过“反戈一击”增强了“造反”精神，大部分人重新参加了“XX战斗队”。在“三月镇反”中，团内被抓走三个“红囚徒”后，许多人泣不成声，一边写请罪书，一边埋怨自己不该参加“XX战斗队”。但《红十条》下达后，这些人又擦干了眼泪，坚定了“继续革命”的立场。随着不同派别的产生，剧团内部的“战斗队”也分裂为两派，分别参加了县上的两大派而经常发生摩擦。到一九六八年底，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剧团后，才把两派联合起来，命名为“青川文艺兵团”，集中力量抓清理阶级队伍。清队中揪出了七人，其中有的仅仅因为学过旧戏而被罗织罪名曰“老朽”加以揪斗。在清队接近尾声时，工宣队宣布：“青川剧团这个单位比吃闲饭的还闲，没有存在的必要”，“擅自招收知识青年当社员，是青川县委内走资派对抗最高指示的‘罪行’，必须把知青赶回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社员过去几十年学的是封资修旧剧，必须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赶下革命文艺舞台，人员也要下放到农村”。但大家都不服，为保住剧团不撤，团内的派性销声匿迹。

集中精力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的排导和汇报演出。有个演员在汇报演出时很卖力，从上马门起一连打了七个跟头，差一点掉在台下。但是最后还是决定撤销。

派来撤销剧团的工农队中有位姓黄的，他首先找了四个出身好的演员作为依靠力量嘱其站稳“立场”；另一位戴老花眼镜的工农队员则以“对新生红色政权的决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只能补台不能拆台”为由，给这四个人加深认识，“提高觉悟”，并许以撤了剧团后给安排职业。然后又说老演员是过去的老成员，去留与否下一步再议，集中力量解决知青必须下去的问题。这抵剧团时还是单身汉的知青现已近而立之年，只好拖着娃儿，被许以每人下拨900元到所去乡革委会进行重新安置，先行一步到了农村。接着，一大批汇过旧戏的老演员也被以每个单身汉给230元、双人400元安置费，视为知青对待，限期下放农村安家落户接受再教育。最后四个依靠力量有三个也下放农村。人员处理后，工农青川县农村文化工作队撤销，公章停止使用封存作废，所有财产一律清点造册上交青川县革委政工组，剧团两名派驻干部立即到青川县五七干校参加“斗、私、批、修”。殊不知这些人不服气，有的上访反映，有的常来县上在乔庄街头张贴大字报揭露撤销真象，但是既未能解决问题，还遭到不明真象的人围攻。后来为了推广青川“整顿”文艺团体的经验，还将其领导群众、演员三满意经验总结上报到省，形成了川革发（1969）99号文件，以《为贯彻演出八个样板戏，扫除了对立障碍》为题，推广

到四川全省各地，使大批川剧团被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青川剧团重新恢复。当时虽然新手多，经济上入不敷出，一直靠国家补贴。但演员素质好精力旺盛，群众对久遭禁锢的川剧都想一睹为快，加之剧团节目安排恰当，舞台作风严肃认真，每场戏演二至三小时，因而赢得了观众的信赖。很快在绵阳、安县、射洪、绵竹、三台、蓬溪、广汉、中江、彭县、剑阁、梓潼、德阳、江油等地城乡建立了一批演出基地。只要巡回演出挂牌上街，购票群众蜂拥而至。

一九七九年七月在射洪金华镇天上宫露天剧场利用赶集连演两场，观众四千余人，收入八百余元，演员忙得只能用开水和饼子充饥。十月在绵阳专区礼堂演出《程夫人啼朝》，尽管城内育专区川剧团，城外有人民剧团，但连演九场，场场暴满，有的观众连看三场还想再看。一九八一年正月十五夜晚，在蓬溪河边区露天剧场演出，观众七千余人，收入780元，请了六十个人守门收票维持秩序也感吃力，场边的一根古老黄桷树上竟爬了近二百人。散场时为保证安全，还将几处寢室门墙拆掉作为临时通道，后来虽花了一点修复费，但给人们的印象是可佳的。一九八〇年底在广汉兴隆乡演出，文化部和人民日报的同志观看后，以“春风化雨润心田”为题，在人民日报上报导了群众看戏和购票盛况。遂宁工人俱乐部为接待青川剧团，还整修了剧场，增添了座位。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在蓬溪吉祥公社演出时，剧团武旦演员汪

淑华，被当地团伙坏人打死，激起沅职员和观众的极大义愤，纷纷要求严惩凶犯。后经两县政府派专人调查解决，将坏人逮捕法办，给死者家属安慰抚恤。

恢复后的青川剧团，最初几年都超额完成了县上所定的年出三百场戏、收入六万元的任務。所得收入除了添制服装道具，发沅职人员工资以及开支外，还抽出部份收入加上国家每年补贴的两万元经费，修建了一幢二楼一底的宿舍，改善了职工生活，解决了住房问题。

一九八六年，由于电影已基本普及，电视机增多，各地差转台纷纷兴建，看电影、电视的人愈来愈多，戏剧上座率大减，加之国家补贴有限，剧团在分队承包沅出后，仍难维持生计，于是部分人员兴办第二职业文艺招待所，其余人员另作其他安排，暂停沅出活动。

## 心狠手毒的李正经父子

白培业叙述黄素约整理

旧社会，青川驷马一带的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搔扰乡里。这里记述李正经父子的几起族帮之间格杀的往事。

李正元惨遭“拉肥” 李正经计杀袁笨

民国三年（1914年），白水陈秉余派兄弟伙来到驷马木林湾，抓到了富户李正元，拉了他的“肥”。所谓“拉肥”，是土匪行劫的一种手段，被抓的人要按土匪的要求叫家属拿钱财到指定地点赎人。李正元被土匪从驷马拉到板桥，带话叫他兄弟李正经设法救他。当时

李正经不愿出钱，想以武力夺人。陈将人质转移时，李正元熬不过土匪的折磨，在白水湾坪跳入白龙江身亡。

李正经得知哥哥死了十分悲愤，决心壮大实力称霸一方寻机复仇。他有六个儿子，长子李成白、次子李成周、三子李成龙，老四李成芝、老五李成炳，老六李成模，个个长得么么实实，其中要数次子李成周最为得力。

民国七年（1918年），国民党兵痞袁笨拥入枪百余窜至白水为匪。李正经早想把他“吃”掉，特意和袁笨结拜把兄弟，请袁到家赴宴。在酒席间，李正经端了一碗滚烫的黄酒，站起来说了声：“袁大哥，请！”一甩手把碗砸在袁笨脸上，袁负痛掏枪，李正经的长子一跃而上，举刀乱砍，袁笨当即死于乱刀之下。

袁笨的十几个帮凶见袁死于非命，人人举枪握刀，想决斗一通，怎奈李家早有安排，人多势众，一连杀死九人，余者急忙跪下投降，拱手缴械。这次李家团帮共得了长枪十七支，手枪二支。参与砍杀袁笨的有廖洪兴、陈呆子、唐映成、白文华、李国良等人。

### 周氏兄弟献毒计 天隍陶家遭惨杀

民国七年（1918年）正月初，李正经的兄弟伙都去给他拜年。酒席间李正经不断长叹，兄弟伙们问：“大哥何事烦恼”。李说：“老子有枪无钱，如何招兵买马？”周鼎荣和周鼎华兄弟二人献计说：“天隍院陶贡爷是附近几县当粮的大户，何不去找他借些钱粮来养兵。”李说：“可倒可以，不知哪位兄弟愿去。”周鼎荣兄弟俩忙说：“我

们兄弟俩去，负责办好此事。”李正经说：“只要事成了，我给你们枪十支，封为大队长，专门为我操练团丁。”周家兄弟早想有个出头之日，急忙受命策划准备。

到了五月初五端午节，周鼎荣备办好礼物到陶家送节。来到天隆陶家，看门的见来人手提礼品，忙告诉主人，陶春文、陶春武弟兄迎了出来，晚上设宴款待，酒醉饭饱之后各自安寝。到了半夜，陶家上下睡得正香，周鼎荣即偷偷起床，开了陶家后门。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周鼎华、白焕清、李国良、李正寿、张老么等一齐溜进屋，把陶氏兄弟活活杀死。陶家的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陶家人亡财尽只幸活了一个独苗苗，就是陶春文的儿子，那时只有七岁，端午节那天，陶春文打发人送他到白水街上给他的岳父董保正送节去了。这个陶家独苗苗名叫陶自肋，长大后因脸上有麻子人称他“陶麻子”。

### 一山岂能踞两虎 周氏弟兄头落地

周鼎荣兄弟杀了陶贡爷一家，抢了不少钱财回到骑马乡，在李家沟大兴土木，修了一套四合院，请了教练训练团丁，门上树起大旗，上面斗大一个“周”字。李成周见此情形，心头怪不舒坦。常言道：“栽林养虎，虎大伤人”，一山岂能踞二虎，如不除掉周氏兄弟，后患不小。

民国八年二月，李成周招安到成都编为连长。不久甘肃碧口来了一股土匪，上面派李成周回来打土匪，周家得知李成周将要回骑马，情知不妙，急忙携带家小，星夜赶路逃往甘肃，在外乡做买卖，生

意倒还兴隆。

李成周回到骑马乡，周氏兄弟已逃之夭夭，未除掉心腹之患，大为不快。放出话来：“谁能杀了周鼎荣兄弟，送他二十支枪，外加沐浴以二十百谷子的田地。”不久，他的爪牙唐国海对李说：“大哥要办的事情交给我，我全力给你办到。”李、唐二人密商后，于民国十年二月份，唐国海接了一百二十个白洋，二十两鸦片，收拾上路。临行时李成周对他说：“一路上千万小心，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办好事情回来见我。”唐说：“大哥放心，兄弟早有计策在心里。”

唐国海出门，换了一身烂衣服，背上一个背篮子，装了些小杂货，到甘肃境内查访周鼎荣的下落。一天来到文县丹堡场，住在客店内，卖些小杂货。一个多月后，突然碰见了周鼎荣。周见他衣服破烂，蓬头垢面，听他说话好似乡音，又很面熟，想了半天才问：“你认识我吗？”唐国海洋装不知：“你，你是那个？”周说：“哎呀，你的亲姐夫都认不得了呵。”唐国海才一把抓住他，眼泪滚出来，哭哭啼啼地：“哥哥呀，现在你可好啊！你走后，我吃的苦一言难尽呵。”周鼎荣说：“这里不是说话之处，到我家里去慢慢谈。”

周、唐二人来到家中，周一进门就喊妻子唐氏：“娃儿他妈，你的国海弟弟来了。”唐氏出来一看，大哭起来：“兄弟呀，你咋个成了这个样子了。”唐国海坐下大诉苦情：“哥哥姐姐呀，你们走后，李成周从成都回来，硬说是我给你们报的信，要把我杀了，我连夜连晚翻山跳岩才跑出来，这一年多的日子实在难熬啊！”周鼎荣听了一

阵，无名之火三丈起，大骂道：“李成周呀李成周，老子和你势不两立，不把你收拾了，老子不姓周。”

从此以后，唐国海就住在周家，当了周家的管事。周鼎荣两弟兄也就放心大胆地在外跑生意。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唐国海已和骑马的李成周通了消息。李成周跟即派了白文华、陈莽子、周正堂、李国良、白文吉、白焕清等几个精壮团丁，急速窜到文县丹堡坝和唐国海挂上了钩，每晚在街后土地庙内碰头，商议动手的时机。

八月十四日这天，周家两兄弟带了七、八担杂货，药材、鸦片等回到家里，八月十五全家团圆，欢度中秋佳节。唐国海为两个哥哥洗尘，连连敬酒，喝得他俩酩酊大醉，倒床便睡。半夜，唐国海来到周鼎荣屋里，见他睡得死猪一般，忙拖走了他枕边的手枪，开了门让白文华、陈莽子一伙窜入屋内，猛劲把周鼎荣按在床上，用粗绳捆得结结实实，塞了嘴。唐氏惊醒，翻身下床，披头散发，大哭大骂，骂唐国海天杀的，无义贼，同胞姐姐都不认。唐国海说：“我受了李家的大恩大德，不得不为姐姐我把你接回骑马，养你一辈子。”唐氏仍大哭大骂，要和唐国海拚命，被陈莽子一刀砍死。白文华等人早在隔壁房间捆了周鼎华。周家家丁从梦中惊醒，赶来救援，唐国海高举手枪大吼一声：“缴枪者保命！”众家丁只得举枪跪下，枪全缴了，屋里箱箱柜柜抄了个底朝天，金银、贵重物品和鸦片等席卷一空。然后押着周家弟兄上路，前面派人飞报骑马李成周。李传话：“不要把人弄回来，在途中做干净，提人头回来见。”他们走到犍坡坝木湾子就

把周氏兄弟的头砍下来，装在麻袋里，火速赶回骑马。

唐国海大功告成，李成周不胜欢喜，大摆宴席为他们庆功，过后，把周氏兄弟的头挂在骑马场头外的麻柳树上，乡民们看了无不暗暗吃惊。

李成周逼妻自尽 唐国海冻饿身亡

唐国海刚为李成周立了汗马之功，接踵而来的却是他自己的灭顶之灾。李成周既然对周氏兄弟容纳不下，难道还容得下唐国海这个即将长大的林中小虎吗？民国十二年，正当唐国海安然自得的在李成周的团防中当教官时，要除掉他的一条毒计早在李成周的头脑中计算好了。

一天晚上，李成周回家拷问他已嫌怨的妻子，说是他回承时，看见一个人跨出门就溜走了，问那人是谁搞杀的，是那个人。他妻子瞠目结舌，不知此话从何说起，~~缘故~~她回过神来，李成周逼着说：“看你胆敢勾野男人，你我夫妻一场，我也不忍心亲身杀你，给你三条路，自己选一条：一把刀、一根绳、一碗烟，由你选。”其妻伤心离哭，李成周铁石心肠，不但无谅解之意，反而步步紧逼。其妻痛心至极，横下心来端过一碗鸦片一饮而尽，毒发身亡。

第二天，李成周“升堂”，传唐国海问罪时唐正在操练团丁，闻传急忙来到堂前。见戒备森严，人人面面相觑，正想问大哥出了何事，那知李成周指着他的鼻子大骂：“唐国海！我枉目重用你，原来你才不叫人，昨夜来调戏我婆娘……”唐国海忙叫大哥，小弟实无此事，

那人决不是我。李成周厉声说：“胡说！哄鬼！我女人亲口说的，就是你唐国海，他没脸见人，半夜里自杀了。唐国海，你这个忘义之徒，我实难饶你！”唐国海大喊冤枉，李成周安心除掉隐患，那里容他申辩半句。说：“我李成周也要讲良心，念你是个有功之人，刀下留情，免你一死，开除你回家，自谋生路。”令左右下了他的枪，扒了他的衣服，赶了出去。

唐国海回到家里，一无所有，没几年，一双眼睛瞎了，只得给人推磨磨糊口，后患生了一身杨梅疮，落得个冻饿而死的下场。

## 耳闻目睹贾应坤的酷刑

黄家政

民国十六年（1927），岁逢丁卯。在这年农历的四月份以前下过一场牛毛细雨后，直干旱到八月中旬才下了接连七天的一场大雨。被干植了的黄豆重新发芽开花。到了九月以后，黄豆有微少的收获，而玉米、水稻却颗粒无收。眼看严重天灾临头，房县一带的四方豪强们还互相打起争夺势力的仗来。在这些年头，真是天灾人祸齐临，人民痛苦不堪。

是年农历九月以后，老溪沟的贾应坤和曲河的马克两家经常打仗，强迫男子汉去给他们当炮灰；有钱的人交钱给他们买枪支弹药。你打上去，我打下来，打得农民生产也耽误了，接连几年成灾，整得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若逢贾家在和马家打仗时，双方老百姓都不敢

**匪徒**，那怕是骨肉至亲，都不敢相互往来。特别是贾应坤的刑罚最为残忍，要是对方的人被他捉住，性命定难保全。在这饥荒、战乱的岁月里人们视性命如粪土。因此趁土豪打仗之际，万一打赢了就可去抢胜利品，借些粮食财物回来解决生活问题；在贾应坤的严厉驱使下也有人去当执行这些酷刑的刽子手。

这年旧历十月，马家一边的解忠臣、王少锋队伍把贾应坤从老溪沟撵到大石坝，曲河有一个水客同个姓吴的烧腊贩上大石坝赶场，贾应坤视为马家的奸细，活活用石头将二人砸死。石公坪的程登科跟马家队伍到老溪沟摘得一口袋核桃，第二年被贾家认出后拉押住要处死，迫使家中办钱数百吊献给以哀求释放。贾应坤当面答应把钱兑现后放人。程登科家拜托一甲长送钱去贾家时，却知钱一到手贾应坤却变了样说：“程登科办款给马克买枪支弹药来打我，是个黑心肠、烂心肺，我把心子、肝子挖出来叫大家看一下。”说着，立即命刽子手将程剖腹，挖出心、肺挂在树上示众，并要该甲长回去给曲河的人带个信“这是榜样，叫他们看一看。”另有一个姓程的跟程登喜去打贾，被困丁在鱼洞坝捉住，贾应坤命刽子手在佛儿岩将该程剥掉全身人皮，当时目睹者还看到人皮已剥完，气还没断，眼睛还在一眨一翻的，全身肌肉还在跳动。曲河水桶坝的农民黄世华家里九口人，因遭灾乏食被迫带着老婆、儿媳共七口跟打仗的人去老溪沟摘回粮食充饥，没料到被黑夜败回老溪沟的贾家团丁远远窥见，卡着路口捉去报贾应坤处置，贾即命刽子手将该家七口全用石头砸死。黄世华家中只剩下两个

小女儿，就是现在关东村浪子山生产队长、共产党员黄家英和她的妹子。

## 红军过三锅石见闻

姚进禄

一九三五年农历二月底，按常规时间平武初中已开学。我赶到学校可是到校的学生还不到三分之一，厨房也还未开伙。第二天中午校工摇铃通知学生到教室听校长讲话。不出五分钟，校长王文石带着一副忧郁的面孔出现在讲台上，第一句便说“你们都回去！”“回去”二字说得又重又慢；稍停又说“红军要来了，你们家里人都要跑，哪还能读书咧！”这两句话使同学们如闻晴天霹雳，我几乎呆了。校长接着又说“红军是蒋委员长让进四川的。蒋委员长与四川军阀不和，但把军阀没办法；与红军誓不两立，又把红军吃不了。他一时想出来，把红军让进四川与军阀混战，不管谁胜谁负，都对蒋委员长有利，两败俱伤或一死一伤之后，他再来……”校长话还没完，一同学发问“好久才开学呢。”校长回答“谁都不知道，回去吧！今天就走，快收拾行李去。”说完匆匆朝台下走去。

我回到三锅石家中，人们纷纷传说红军来了。一批一批的剑阁、略化财主们来到这里，引起了我家中的恐慌。父亲先后带着百多斤大米、百多斤腊肉到40华里外的东阳沟大矛坡亲戚家中躲了起来，留我在家看屋。农历三月初八早晨，一个从下河口跑步进街的人喊着“

来了！来了！”住在我家前面的陈大爷喘着粗气催我：“红军来了你还不走！”我也慌了，便拄着根本棒，从后门而出向东阳沟跑去。只见街上的人象掀翻了马蜂窝似的从各家中涌出，夹杂着些远方“逃难者”也向东阳沟跑去，耳畔一路哭声叫嚷声、犬吠声嚷成一片。还没跑上半华里，关垭山方向又传来枪声，心里更慌了。我边跑边朝后看，忽听有人说团丁王汉章、舒廷发、张朝彦被打死在高家松林和街后田坝里，经这一传，我更害怕。我跟着他们约跑了五华里，在混乱的人群中与哥嫂们相遇，一道朝大茅坡走去。人群被扎驻在竹坝子的王少锋团丁挡住，不让外地“逃难者”进沟。但人群仍象被洪水冲决堤坝般地涌了过去。团丁无奈，也随着人群向东阳沟跑，这天深夜我们才到达大茅坡和父亲相见。惊恐稍定，第二天主人建议我们躲进毛林去，父亲同意，我们全家又搬到半华里外的岩穴中住下来，第三天派人到亲戚家探听，得知红军走到山脚下就转去了。父亲给山脚下的毛林居舒大兴送腊肉去，刚到家闲谈了几句话，有位红军来到，大家停住了，又不敢走开，便硬着头皮招呼红军请坐；红军们坐下询问了一下情况便知我们是受了反共传的骗而逃跑出来的，因此耐心作了解释后带着父亲和舒大兴出沟了，消息传到山上，哥嫂惊恐万状，誓要和父亲“死在一起”，次晨赶回三锅石家中，仍留了我在山中守东西，我守了三天，生活上受不了，便把东西藏起来，也向家中走云。我走在半路上，从另一条沟里走出二位红军，也朝沟外走着，自然同路，我什么也不敢说，还是红军先开口问我情况，我才给他们答话了。红军向我